



文脉盈盈 文韵绵绵

□张锦贻

内蒙古历史悠久,文化灿烂,汉族、蒙古族、达斡尔族、鄂伦春族、鄂温克族、满族等诸多民族居住于此,或聚居,或杂居,有太多值得讲述与书写的故事。许多年间,我们常在《北国风光》上读到。如今,在新时代的召唤下,副刊编辑将印象清新、内涵丰富、语言优美的作品跃然纸上,几乎穷尽了历史、地理、文化、民俗、水利等一切有故事有韵味的内容。可以读出,作者们多年来致力于历史、地理、文化的田野式考察与文学化书写,用力颇勤颇多,也很专注。这是各民族作者竭尽生命所历与心中所藏的文学类副刊,倾注了作者们对祖国、对内蒙古的所有热爱所有虔诚。

我读完近几年的《北国风光》,有几点深刻的印象,应该也是此版的鲜明特点:一是翔实准确全面的资料呈现;二是诗意味美妙深沉的文明升华;三是精炼凝重明朗的作者主体感情的倾注。显然,作者们把博学与文采较好地结合起来,生动活泼而又端正严肃地言说着内蒙古的历史进程、时代变迁与现实发展。所有这些,具体地、实实在在地展现了内蒙古的民族融合、文化交融与现代文明。这正符合了此版的主旨:在传播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的前提下,展现内蒙古的壮美、辽阔、和谐、美好。这使我们更好地了解《北国风光》的独特价值和重要作用,也使我们更明确地把握《北国风光》的深层意义所在。

显然,各民族作者在《北国风光》绝非一般的文字叙述与文学交流,而是要立体呈现内蒙古的“文化脉路”与其中跃动的“时代精神”,使之成为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的一次鲜亮的文化实践。

《北国风光》正形象地概括出内蒙古文学创作文韵绵绵、生生不息。

《北国风光》凸显了各民族作者在共同历史进程中的参与感与归属感,表达出文化的创新性与艺术表现上的突破性。

《北国风光》,故事绵延,文化悠远。



2025年的《北国风光》,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等多种体裁,都给了读者不一样的视觉与心灵的震撼和享受。作者们有的钟情于内蒙古山水,用文字向读者展示内心的独白和吟唱,有的深入挖掘内蒙古故事,用笔墨去拆解人性的喜怒哀乐。

《北国风光》办出了自己的风格,可謂是内蒙古乃至全国一块生机勃勃的文学园地。此版重点推出的散文佳作,文化气息浓郁,着笔大气,深挖生态文明、自然写作,主打文学性和可读性。

2025年的北国画卷,由内蒙古著名作家阿古拉泰的散文《长调,绸缎一样绵延的河流》缓缓打开,像河流,更像低沉深邃的呼麦,慢慢骚动你我的心坎。正如他在文章开头所表述,“露珠,一定是大地上醒来的最早的眼睛。”在这个时候,读者就是作者笔下最早醒来的眼睛。你会随着作者的骆驼队或马匹行走千年,为辽阔大地而歌而泣,“哪怕相隔千里万里,只要歌声一响起就让人心动,而后热泪长流……”同样,在李文俊《艾布盖河畔》一文中,人与河流与马各有各的倔强,却又将彼此的命运紧紧相融,“特穆勒抓紧缰绳,我从后面紧紧抱着特穆勒的腰,将自己的命运与他和马绑在一起,随着马一同冲进河里。”此刻,这支呼麦在大地上是无声的,是穿越时空的,是具有穿透力、绵延不绝的。而在王玉玲《河之岸》的故事里,长调是一条河流,是义和沙拉,也是一个父亲,“又发水了,水已微凉,父亲又套着白马车去河边捞柴,那冷冷的河水浸入骨髓。父亲把柴垛堆成小山的样子,他却累倒了。在河岸边生活了大半辈子,枕着河水长眠,他的回归终归和一条河有关。”她的文字给足了读者思考的时间,因为她要把无论多么沉重的话题都转变成能够牵引读者行走的影

提起内蒙古,总是有一幅草原的画卷在风中舒展:碧草如浪,骏马踏着晨露,牧歌在云影间飘荡。然而,这片土地藏着更为深邃的诗意。

在阿尔山林海雪原深处,有一条零下四十度气温都冻不住的河,人们叫它“不冻河”。几年前,我曾随户外活动群去过一次不冻河。下了车,要顺着布满冰雪的斜坡滑下去才能到达河边。平时参加户外活动,都是穿登山鞋,为了拍出唯美的照片,我穿了一双皮鞋。鞋底刚接触冰面就打了个趔趄,整个人像片失控的雪花往下坠。身后突然传来队友们的笑声,混着皮鞋敲击冰雪的脆响,倒成了这寂静雪原里最热闹的歌。在队友的搀扶下,终于安全抵达河边,河水清澈见底,绿油油的水草清晰可见。几头黄白花奶牛正在河中央饮水,蹄子踩碎水面的薄冰,溅起的水珠凝成朦胧的雾。岸边的雪堆被风塑成了蘑菇的模样,圆顶,戴着冰珠串成的斗笠。

我的红围巾被风吹得猎猎作响,此刻,在白茫茫的雪原上,它就像一团燃烧的白。我伸手去按飞舞的围巾,却听见身后传来相机快门的“咔嚓”声。看着摄影师镜头里的画面,我站在薄雾中,红围巾扬起的弧度,恰好接住了河面上跃出的一轮红日。那一刻,松糕底的笨拙,下坡时的狼狈,指尖被冻红的刺痛,都变得不重要了。原来,最动人的风景从来不是刻意的摆拍,而是生命与自然猝不及防的相拥。

关于不冻河,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。远古时有位身披羽衣的仙女,见牧民在极寒中难以生存,便从云端抛下一枚暖玉,玉落地之处涌出汩汩温泉,化作这条冒着热气的河流。河水消融了冰雪,让牛羊在寒冬里仍能饮到带着暖意的水。

子。素心笔下的河流,其实是从响水崖上流下来的,流淌的旋律,让人忘却时光,忘却年轮,她在《响水崖音》中写道:“老哈河的风掠过崖壁时,总爱把几百年前的墨香重新揉进涛声里。响水摩崖石刻便在这岁月的光晕里舒展着……那些沉睡的字符便在金波里轻轻荡漾,仿佛要从石壁上走下来。”在安宁的笔下,一场大雪,就是《时光落下的街巷》里的一支呼麦,慢慢唤醒春天。于志超的《守望四合木》是一支呼麦,与过去和未来签下契约。还有郭海燕、漠耕、松杉等人都在用不同的视角向人们展示时光这曲呼麦的颤音。

2025年《北国风光》的诗歌画卷是由老弋的《雪落无声》悄悄打开的,在他的笔下,雪是漩涡,是礼物,是不紧不慢的钟声,“他不知道,踏进家门那一刻/母亲接过的,不仅是儿子肩胛上/几片雪花,分明接过了/一个外面的世界”,此刻的雪,是一支皎洁的呼麦;在景绍德的世界里,春天在雪里伸伸腰,就醒过来了,他在《春到呼伦贝尔》中写道:“风掠过白雪/掀开一层层白色波浪/羊群在雪海里慢慢游动/像一串串散落的珠子/滚动在无边的辽阔里”,在他的笔下,羊群就是一只呼麦;在孔庆艳的组诗《锡林郭勒,白马的故乡》中:“一匹马,对着草原一拜再拜/以故人的身份/一只鸟,飞得高些,再高一些/以一个出走多年的游子的身位/天空再低一些,让白云裹挟着思念/以雨水的姿势亲近土地,以及/土地上的亲人”,在她的笔下,白马就是一只呼麦;高朵芬的组诗《太仆寺的夏天》中:“太仆寺旗的上空/上演一场又一场云海翻腾的戏剧/羊群追赶白云的季节到了/此时,我变得更像一个追赶星星的孩子”,这个时候,呼麦像孩子一样追赶星星,而我们却在它的宠爱中行走;直到追随北琪的脚步,

在无限风光里飞翔

◎北琪

再来说说内蒙古的湖。初秋,去扎赉特旗参加一个文学活动。午后,应当地文友之约,一行四人游览多兰湖。那湖水,明眸般澄澈,在阳光下盈盈闪烁,仿佛早已知晓我们到来,正在轻轻诉说久别重逢的柔情。岸边的垂柳是湖畔最执着的守望者,秋风轻拂,它们却婉拒了季节更迭的邀请,固执地挽住最后一抹翠绿。格桑花仍不肯凋谢,在秋日的阳光下依然绽放着,粉红、淡紫、洁白,交织成一片花海。

一位文学前辈兴致勃勃地用手机录着视频,边录边解说,声音里带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和深情:“今天,与诗人、散文家、评论家同游多兰湖,深感荣幸!”她的声音,如同湖畔的清风,温柔而富有感染力,在空气中缓缓流淌。其实,她的文化底蕴和为人处世之道,一直是我们所敬仰的。但我更相信,她此刻的话是发自心底的真诚与感动。正如这多兰湖的水,它或许曾经在远处飞翔,俯瞰大地,如今却放低姿态,温柔地拥抱每一寸土地,每一朵花,每一片叶。在这美好的风光里,人与景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共鸣。

说起内蒙古的风光,不能不说“兴安稻海”。秋日暖阳下,几位一起朗诵的姐妹相约去兴安稻海游玩。我们穿过十里长廊,不赏百花争艳,不恋果园飘香,直奔敖包山,只为赴一场北纬46度的稻海之约。山风拂过衣襟时,千亩稻田已在脚下铺成涌动的金色海洋。站在观景台远眺,万亩水稻漫向天际。绛紫色稻穗勾勒出“兴安盟大米”的字样,在明黄色稻浪中若隐若现。连云朵也忍不住在稻穗上留下自己的影子,天地万物都在合唱这支丰收的序曲。

我们来到田间,俯身轻抚稻穗。每一株稻子都坠着饱满的期待,它们扎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,用青涩的身

《跟着乌兰河回故乡》的节奏,才会明白:“河水向前,飞鸟远去/瘦弱的想象,又将在飞鸟的倒影里/重新振翅/带着朴素的风回家,听它/慢慢诉说/来自故乡的消息”,此刻的呼麦,是故乡,也是思念。大家会发现,诗人的笔下到处都充斥着对人与自然的爱,充斥着对生命与未来的爱,充斥着彼此之间穿越时空的爱。为读者呈现出不同的诗意北国。

此外,我们的作者还以散文诗等多种样式为读者奉上阅读盛宴,比如北城的散文诗《怪柳》,几乎就是人们对生活和生命不屈不挠的写照,无论是水草丰沛的季节,还是贫瘠的沙滩碱滩,到处都是它们的身影,几十年几百年,以斑驳的身躯努力生长,“传说,是他的马鞭落地生根,才长成怪柳。铁鞭坠地的刹那,血汗与科尔沁结痂。七百年年轮在沙砾间匍匐游走,每寸褶皱都凝固着马头琴的嘶鸣。那些虬曲的枝丫是凝固的闪电,在黄昏里倒悬着生长,把月光酿成烈酒泼向苍穹……”在董海的笔下,呼麦就是西辽河、科尔沁、牧铺,甚至是疙瘩柳,这些音符和着作家对广袤大自然的吟唱,“一缕孤烟与大漠为伴,一颗流星到访旷野,打探此刻的宁静。黑夜看不住草原的咆哮,一只山鸡划开散包与炊烟紧握的一道草浪。”此刻,我们已不是读者,我们就是主角,身处于北国画卷之中……

在《北国风光》这片园地,作者们从不同的角度,为完成共同的文学追求而努力,在这里,一草一木都是有生命的,在这里,生与死都是有故事的,在这里,生命的节奏是永不停息的,只要生命轮回不止,我们的文字就会对内蒙古画卷上的北国风光永远执。

驱书写对秋天最虔诚的向往。此刻,我仿佛看到了父辈们累弯的腰,看到他们额头的汗滴,正一点一点汇成辽阔的海。

不知是谁起了头,我们情不自禁唱起去年为丰收节创作的歌曲《金秋飞歌》,旋律刚从喉间涌出,便随风飘向远方。当唱到“黄澄澄的稻浪汇成海洋”时,忽然有人喊:“看镜头!”原来我们已闯入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的镜头。一份独特的美好被记录下来,金色的稻浪在身后翻涌如潮,我们的歌声正从浪尖上跃起,把丰收的喜悦装进永不褪色的秋光里。

暮色渐浓,星空民宿的灯光次第亮起,一个个星球状小屋嵌在稻海间,推窗可见星辰坠入稻浪,一时间分不清是在人间,还是在稻穗托起的梦里。

我曾不止一次幻想,自己变成不冻河的一缕晨雾,带着梦想奔向远方;变成多兰湖的一滴水,在秋日午后,静静聆听风声和雨声;变成兴安稻海上空的一朵云或一颗星,无拘无束,自由飞翔。事实上更多的时候,我是在《北国风光》的家园里完成了一次次飞翔。在素心的《塞罕乌拉之韵》中,我看到巴林右旗一座美丽而神圣的山,正以苍茫的姿态守护文明的星火。刀客的《图什业图行吟》让我深深体会到,代钦塔拉红枫的坚守和秋的笑容。在王玉玲的《河之岸》中,我看到西拉木伦河畔的怪柳,看到万物和谐共生,以及作者对人生的思考。苏和的《乌珠穆沁之春》,让我们共同见证了小草初萌,那些被早春呼唤出来的可爱的羊羔,羊绒里聚满了阳光。在松杉的《查干哈达的炊烟》里,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和对故乡的眷恋。

辽阔大地,风光无限,让生命有了飞翔的理由。美好家园,无限风光,让每一个日子更加丰盈,充满勃勃生机。

